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蕩寇志 第一二五回 陳麗卿門箭射花榮 劉慧娘縱火燒新泰

卻說祝萬年與王良、火萬城三枝畫戟攪成一團，花榮看得親切，對萬年咽喉一箭射來。這也是祝萬年名列雷宮，不容妖魔加害，早被陣上陳麗卿心明眼快，瞥然看見，即忙撇槍在地，抽弓搭箭，大叫：「對陣休使暗計！」語未絕，花榮一箭已到萬年咽喉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花榮箭到，麗卿一箭也到，兩箭相遇，當的一聲，箭鏃和箭鏃射個正著，將那花榮的箭射開數丈，兩枝箭都滴溜溜的斜插在衰草地上。官軍一聲喝采，驚得那賊軍個個目瞪口呆。連花榮也駭得倒退數步。麗卿長笑一聲，又是一箭，電光到處，那三枝戟上豹尾豁地分開。王良、火萬城嚇得汗雨通流，不敢戀戰，兩馬飛速跑回本陣去了。祝萬年精神振奮，挺戟追去。花榮插弓提槍，慌忙迎住。祝永清飛馬殺出，那邊歐鵬也慌忙出馬。麗卿將弓插了，抬了那枝槍，正待殺出，只見萬年、永清和花榮、歐鵬戰得不分勝負，各自勒馬回陣，兩陣一齊收兵。先說宋江回營，煩悶異常，滿擬此番大勝官軍一陣，便好奪望蒙山，不料希真將佐如此利害，不能取勝。想起來，不覺憂從中來，長吁短歎。眾頭領各無言語。花榮見宋江如此，便起身對宋江道：「哥哥休要心焦，陳麗卿箭法卻高，小弟倒氣他不過，何不竟去下個戰書，訂他明日專來鬥箭。先除了這人，陣上之事就容易了。」宋江依言，當夜修起一封戰書，差人往希真營裡。

且說當日祝永清收兵回來，希真在山上迎接入營，安放人馬。少頃，設酒敘宴，談論本日戰陣之事。萬年深謝麗卿救命之恩，麗卿道：「花榮那廝端的好箭，名不虛傳。此人不除，將來陣上好生不便。」言未畢，忽報敵軍有戰書呈上。希真拆開看時，只見上寫著：

「山東義士宋江致書於總管閣下：竊以兩將相爭，各為其主。人各有技，將各有能。貴營中陳麗卿，決拾專能，僕姑擅妙。每挾關弓之術，常圖暗箭之施。但正士不尚陰謀，君子何妨爭射。與其潛身以取事，不如明奏以圖功。敝寨中有花榮者，藝亦成名，學能志毅。茲屆兩軍相見，何妨一矢加遺。各盡其才，各施其技，專程鬥箭，共睹張弓。餘器不列於陣前，他將不容乎助戰。縱有死傷而勿論，必分勝負以收兵。肅泐奉陳，立情時日。」

希真看罷，回顧麗卿：「花榮要與你鬥箭，你意何如？」麗卿聽了這句話，正如天上脫落一個大寶貝來，歡喜得五臟開張，對希真連稱道：「有何不可，有何不可！爹爹就批了今夜何如？」希真笑道：「無此理也。你既願去，竟批明日。」當時將戰書批了，交來差帶了轉去。

次日黎明，宋江部署人馬，黃信、魯達等頭領，均著保守新泰。這裡先調齊鳥槍兵、長槍兵、短刀兵，列為三層，派歐鵬、王良、火萬城管領，都藏在陣後，只等花榮射殺了麗卿，便乘勝衝殺過去。調弓箭兵做了頭陣，花榮領兵，宋江押陣先行。當時三聲號炮，鼓角齊鳴，拔寨齊起，殺到望蒙山下。早有營門小校報入希真中營道：「賊兵來也。」希真便傳弓弩兵簇擁了麗卿。這裡安排槍炮、劍戟、刀牌各隊，埋伏陣後，等待麗卿得勝，即便衝殺。祝永清、祝萬年、樂廷玉、架廷芳、召忻、高梁隨著希真齊出，只留史谷恭率領唐猛、婁熊、花豹、金莊看守山上大營。當時三聲號炮，官軍一齊下山，就山下一片大空地上紮了陣腳。恰好兩陣對圓，各品三通畫角，震天震地一聲吶喊。須臾兩軍靜蕩無聲，西邊無數勇將俱在陣腳邊遠遠觀看，靜等陳麗卿與花榮鬥箭。只見賊軍一邊旗門開畫，花榮失出。那花榮頭帶一頂鋪霜耀日紅纓鳳翅金盔，身披一副榆葉鉤嵌唐猊鎧，腰繫一條鍍金獅子蠻帶，前後獸面掩心，繫著一條緋紅團花戰袍，下穿一雙卷雲黃皮靴，左佩一口赤劍，右懸一壺修乾銅牙箭，手中持著一張樺皮青鶴弓，坐下一匹慣戰能征大宛名馬，不帶別項軍器，拍馬直到該心，等待鬥箭。這邊陣上麗卿見花榮不帶軍器，也不帶那梨花槍，只一副弓箭，放轡而出。那麗卿頭戴一頂閃雲鳳翅金冠，身披一副連環鎖子黃金甲，腰繫一條鍍金夔龍鉤心帶，前後兩面青銅護心鏡，繫一條大紅湖縐繡鳳戰裙，下穿一雙盤金飛鳳鞋，左佩一口青鏢劍，右懸一壺雕翎狼牙箭，手中持著一張塔淵寶雕弓，坐下一匹飛電棗騾馬，緩緩縱到核心。兩陣上寂靜無聲。

那邊花榮見麗卿出陣，便在馬上橫弓欠身道：「女將軍聽者，俺花榮久慕神箭，願請賜教。」麗卿道：「既是將軍先願比箭，就請將軍先射。」花榮縱馬放開，厲聲道：「有僭了！」言未畢，翻身開弓，颯的一箭。麗卿即忙抽箭，搭在弦上，緊對著花榮箭頭，一箭射去。殺氣影中，電光飛到，將那花榮的箭對頭一激，兩箭力不相讓，箭鋒錯過，麗卿的箭斜向花榮一邊去了，花榮的箭也斜向麗卿一邊去了，兩箭都不傷人，空擲在衰草地上。兩陣上都看得呆了。花榮道：「女將軍且住。若照如此，只管箭鏃對箭鏃射過去，射到幾時。須得另議章程，立分勝負。」麗卿道：「花將軍意中待要怎樣射法？」花榮道：「此次後，你三箭，我三箭，輪流代換。你射時，我不動手；我射時，你也不許動手。」麗卿道：「甚好，仍請將軍先射。」說罷，便帶轉馬頭，潑刺刺向東而走。

花榮縱馬趕上，右手放下韁繩，便去壺中拔箭。麗卿的馬已馳電般去了，幸虧花榮的馬還追隨得上。花榮在馬上扣弦搭箭，暗想道：「這賤人很不易取，我須用聲東擊西之計。」便把那扣好的這枝箭取下，交與左手和弓一並捏了，右手便將弓虛扯一扯。麗卿聽得腦後弓弦聲響，急忙閃避。花榮便從他閃避這邊一箭射來。麗卿閃了個空，曉得中計，便索性往閃的一邊再閃過去。那枝箭恰恰的往耳邊拂過了。希真在陣上替麗卿捏一把汗，宋江連稱可惜。

麗卿的馬已跑到圍場盡處，把馬一兜，霍的回轉身，望西邊跑來。花榮也勒轉馬頭，就勢裡趕將來。地上八盞馬蹄，鬥風擊電價奔走。麗卿識得花榮利害，分提心。花榮因初計不成，心內已有些虛怯，抽箭在手，又生一法，想道：「我用送往迎來之計，看他何如。」即忙搭箭弦上，卻將馬一拍，往斜刺裡便走，便把那弓拽滿，卻不去觀颺麗卿，偏將那箭鋒向麗卿馬前過去少許地方一箭射去。麗卿見他馬向斜刺裡走，早已識得，偏卻要蹈險逞奇，竟放心一馬衝去。那枝箭已橫飛的到了胸前，麗卿只把身子往後一仰，順便用手將那枝箭桿一撲，那枝箭遠遠的跌落在地下了。宋江及眾賊將都大吃一驚，希真及諸將都同聲稱奇。

花榮心中分焦躁。麗卿見花榮如此利害，因想：「再閃了他一箭，須要讓我射了，好歹要結果了他。」只見那馬跑到西邊盡頭，忽地又回轉身來。花榮見麗卿轉馬，猛想得一個移遠就近之計，便將自己的馬立住了，將箭藏在身後，只等麗卿的馬迎過來，霍地翻身，颯的一箭，向麗卿劈面射去。麗卿不慌不忙，張開櫻口，將那箭頭輕輕的銜住，面不改色。花榮及兩陣上的人一齊失驚，一片駭聲不絕。

麗卿見花榮失驚，即將花榮的箭搭在弦上，颯的射來。花榮急忙閃過。這箭出人意外，若非花榮急避得快，當下便已斷送性命。當時花榮閃避了這箭，拍馬便走。麗卿的馬奔雷掣電價追上，第二枝箭已發。花榮不及提防，箭鋒已到後頸，花榮急閃，那枝箭已從頭頸邊貼肉的刮過，花榮驚出一身大汗。背後弓弦又響，花榮急扭過身子，把手中的弓忙去一隔。麗卿第三枝箭早到，只聽潑刺一聲，花榮的弓乾已被那箭劈碎。這是麗卿的連珠箭法，神化無比，精妙絕倫。花榮看得目瞪口呆。麗卿高叫道：「花將軍，且請回陣換弓，再來比較！」花榮更不答話，拍馬回陣去了。麗卿也放馬歸到本陣。希真、永清迎接麗卿入陣，都咋舌稱險。麗卿道：「爹爹休慌。只是花榮這廝好生了得，他頭一箭險些著他的手。」希真道：「你此時劈碎了他弓乾，已算得勝。我看鬥箭一事就此停止，速將陣後鳥槍兵放出，乘其不備，掩殺過去，倒好得個大勝。」麗卿道：「不可。孩兒已約他再來比箭，豈可失信。」永清道：「兵不厭詐，但能得勝，失信何妨。」麗卿道：「我也不但為此，這人不除，終是大患。今日好歹要射殺了他，以便日後陣上放心。」希真拗他不過，只得依了。麗卿在陣中少息，等待出陣。

那邊花榮回陣，宋江迎入，只是搖頭咋舌。花榮下了馬，略坐坐定了神。宋江口裡不說，心中躊躇，想：「此番若再教花榮出去，深恐萬一失手，又送一個兄弟；若不再出，又實實氣他不過。」只見花榮開言道：「這陳麗卿果然利害，待小弟略歇歇力，定要去除滅了他。一來為兄長去一大患，二來小弟方才折弓之恥也須泄忿。」

宋江未及回言，只聽得對陣起鼓，麗卿已出。花榮急忙換張新弓，又添了幾枝好箭，飛身上馬，縱出陣前。兩人相見，更不答話，開弓便射。但見兩騎奔軼，一似飛電相追；兩箭往來，一似流星相逐。各逞本領，各顯神奇，足足的放了七八枝箭，你來我閃，我去你逃，兩邊各無傷損。麗卿心下焦急起來，因想：「此番若不射他的馬，斷難濟事。」此時花榮馬在前奔，麗卿馬在後追。當時搭箭弦上，拽滿離弓，眼睜睜覷定花榮坐馬後跨，一箭射去。花榮回頭看時，只見那枝箭向著下三部風也似的追來，便識得是射馬，即忙把韁繩一偏，那馬霍地一跳，那箭從馬腹下過去了。花榮大怒，便也颯的一箭，向麗卿馬頭對得准地射來。那匹飛電驍馬，見有箭來，不待人去照應，急竄向斜刺裡去，那箭卻射到空處去了。麗卿大怒，一箭往馬左射去，花榮急忙避得；一箭又從馬右射去，兩箭幸而都射不著。花榮心裡惶急起來，暗想：「這番認不得真了，不如乘他射馬之時，他正全神照顧下面，我卻出其不意，射他頭盔，不管他死傷何如，我便算得勝回營。」算計已定。誰知麗卿心中也生算計，一心要借射馬作樣，略放高些射他的肚皮。正是人各有心，各不相知。

此刻兩陣上的主帥將官兵卒，都靜悄悄的提心觀看。只見兩弓齊開，兩箭齊發，花榮的箭略早些兒，一箭過去，麗卿頭盔飛去。希真陣上一齊大驚。花榮大喜，驀地裡一聲狂叫，一箭中腹，仰後而倒。宋江大驚退後，希真揮軍殺上。麗卿得意已極，插弓在袋，挽了頭髮，抽劍當先，殺人賊軍。賊軍見花榮陣亡，個個心膽碎裂，那敢迎敵。希真、永清已統領大軍，槍炮夾著箭矢，潮湧般殺上來。宋江又氣又驚，神識已昏。歐鵬、王良、火萬城只得緊緊保著宋江奔逃，那有餘神約束全軍。只見官軍個個精神奮發，大呼掩殺，賊兵早已屍橫遍野，血流成河。黃信在新泰城內，聞報大驚，即忙領兵出城接應宋江。宋江、歐鵬、王良、火萬城紛紛隨著黃信逃入城中。官兵已到城下，賊軍把城門急閉。官軍乘勢攻城，幸喜城上早有準備，攻了半日不下。希真傳令收兵，就把新泰城團團圍定，四週紮下了營寨。

天色已晚，希真傳令各營，開筵暢飲。酒席之間，眾人贊揚麗卿，聲不絕口。麗卿搖頭道：「今日之事，只好算個僥倖。其實那花榮端的好箭，當今之世，只怕再要第二個花榮斷沒有了。想今番也是他命該絕，不然，這箭有何難避。」希真、永清都道：「花榮真個利害，今番除滅了他，我們真大放了心。」大眾各各歡喜，酣飲盡歡而散，准擬次日攻城。

且說宋江逃入城中，急得神昏氣敗。黃信代他料理登城守備之事。宋江半晌神定，想到花榮陣亡，兵馬大敗，官軍逼臨城下，事勢危急萬分，真是無法可施，不覺放聲大哭道，「天絕我也！」眾人急前解勸。宋江收淚癡坐，浩然長歎道：「花兄弟與我患難至交，不料今日和他分手了。」不覺大哭。眾人又慰勸了一番，宋江方問起守城之策。黃信答道：「方才敵人逼攻城下，小弟和眾人協守，擋御一陣，此刻已退去了。現在已探得，他已沿城築營，竟把我們團團圍住。」宋江聽了，接連頓足道：「不好了，不好了。我這新泰城內，雖然錢糧充足，器械完備，只是被他久圍不解，終於難支。況且此刻泰安、萊蕪兩處，也被官兵大隊扼住，不能來救。望蒙山又被希真奪去，他若從望蒙山窺探我城中虛實，最為便捷。我卻如何守得？」眾人皆相向無言。宋江歎道：「使吳軍師在此，我何至於此，徐官兒真害殺我也！」當晚無話。

次早黎明，忽報陳希真兵馬攻城。宋江急忙與眾將登城守備，只見官軍數萬蜂擁而來。麗卿當先一馬飛出，見宋江在城上，便哈哈大笑道：「瞎強盜，我教你不要誇口，今日何如又是一員上將決送了？」氣得宋江暴跳如雷，便要開城決一死戰。忽想前日為不忍一時之忿，失將亡師，今日銳氣新挫，未可輕出，只得將那股氣捺了一捺，捺下去了，便當心守城。

希真見宋江此番激他不動，只得傳令硬攻一番，但見城上城下槍炮之聲，乒乒乓乓，震天動地。這邊希真攻法分勇猛，那邊宋江守法亦分嚴密。攻了一日，不分勝負，只得收兵回營。希真道：「攻城原無猝拔之理，只有將兵馬分為數隊，輪替攻打，晝夜不息，方可集事。」永清道：「正是。只是我早上教史谷恭在望蒙山探看城中虛實，為何此刻還不來回報？」說未了，忽報史谷恭差人來報知城中事。希真即叫傳人進來。來人將城中情形，細細的稟述了一番。希真道：「據此說，這城倒一時難破，如何是好？」那來差獻上一封小稟，希真拆開看時，乃是史谷恭擬一攻城之策，希真點頭稱是。次日，希真依了史谷恭之計，點兵攻城，攻了一日，只是不動。當晚，永清想了一法，第三日又去攻城，仍然不下。話休絮煩，那希真、永清督令官兵，接連攻新泰城，攻了數日，那城樓雉堞，雖然也攻壞了數處，宋江堅守得法，墮壞隨補，終是無隙可乘。希真、永清日日登望蒙山窺探城中，有時就在望蒙山與史谷恭商量計策。

這日，希真正在望蒙山，忽報江南雲龍公子同劉慧娘到來，前來請見。希真訝然道：「這事奇了！雲統制丁艱回籍，久已挈眷同行，今日何以復來此地？」急請人見。雲龍、慧娘都上前請了安，希真道了契闊。二人又與永清、麗卿等相見了，遞了坐。希真問道：「賢梁孟隨同尊人回籍已久，此際何來？」雲龍道：「父親回家不多幾日，正在料理祖公窰籬之事，特奉聖諭，因山東正在整飭戎行之際，不可疏忽，即著父親奪情辦事，仍回原職。因此，父親趕辦辦事已畢，隨即起行。先令小姪奉母率眷，先行抵魯。因聞大軍在此，特來進謁。」希真道：「原來是尊大人奉旨復任，這於梁山事宜，大有裨益。二位此來，亦是奇遇。」便吩咐備酒，就在山上擺開筵席，與雲龍夫妻接風。席間雲龍、慧娘問起破賊之事，希真從汶河渡壘戰之事，逐節說了，說到活擒李逵，二人俱嘖嘖稱奇；說到箭射花榮，二人俱深深佩服麗卿。漸漸說到目下攻圍新泰已有數日，總不能破，慧娘回眸一望，便對希真道：「這山下望城中，歷歷分明，形勢為我所據，理宜即速可破。」希真道：「就是這城中錢糧充足，器械俱備，無從設法。」永清道：「秀妹慧眼，想必分外看得分明。今日既已來此，合是天賜其便，何不就請賢妹探看一遭，或有破綻可尋。」慧娘欣然首肯。當時席間，希真、永清、麗卿、雲龍、慧娘等人，各各細敘些別況。

酒闌席散，日方過午，慧娘一時高興起來，便道：「趁今日天色未晚，甥女就去探望一遭。」希真、永清皆喜。當時希真、永清、麗卿、雲龍、慧娘五騎馬同出營前，望下去，只見新泰城雉堞圍圍，鱗居比列。雲龍道：「賊中莫說無人，這點碟子小的城池，卻這般守禦得法。」麗卿道：「可惜沒有這樣長的火箭，不然放火燒了他。」慧娘一聽麗卿的話，猛回頭看一看，那營前這枝旗竿橫影在地，欣然得計，便吩咐隨從人行李內取那算籌、標桿、象限儀三件傢伙來。隨從人應了去。慧娘忽走近旗桿前，細細將那影看了又看，又向城中一望，綳眉道：「這座山恐防用不得。」躊躇了一回，又縱目四望，忽見東邊一座高峰，慧娘指著問希真道：「這座峰頭是何名字？」希真道：「叫做東高峰。就同這山相連的。」慧娘道：「既如此，我們且往那裡去看看來。」當時等帶了算等等三件傢伙，便一同到了東高峰。慧娘揀了一片平地，立起標竿，量了日影，布了象儀。向城中一望，布開算籌一算，又將象儀向影上一量，口裡自言道：「這山在城的正東偏南五度，正是乙山辛向，一定好用了。且待算這山的高低，并離城的遠近看。」當時又豎起標竿，掛起象儀，測望一回，布了算籌，道：「這山原來高七里，離城中二里。」又算了一回，便笑著對希真道：「姨夫快去安排人馬，來日已初三刻，此城立破矣！」四人一齊驚喜，希真、永清忙問其故，慧娘道：「回營去再說。」

當時五人一齊回營，進帳坐地，慧娘道：「那年公公收降白瓦爾罕之時，甥女得其火鏡之法，能引太陽真火於數里外，射入賊營燒燬諸物。方才甥女聽卿姊說想放火箭，因此想到此法。但此法須山的高低遠近方向，與太陽地平經緯，一一符合，方可應用。甥女見這望蒙山在新泰之南，太陽到南方，總是午正前後，其影最高，這山不見得高，所以不合用。那東高峰一處，說也奇極，竟是天生成燒這新泰城的。緣此地北極距天頂五十四度，此時在白晝露後，太陽距北極八十四度。甥女算定明日已初三刻，太陽地平經度係正東偏南五度有零，卻好這東高峰向城中是乙山辛向，也是正東偏南五度有零，與太陽地平經度符合。至於太陽地平緯度，係高三度稍強，卻好這山高七里，離城中二里，用切線法取之，也是高三度稍強，與太陽緯度符合。到了這時刻，只須在這峰頭實施火鏡，那太陽真火便直射城中。更有巧極妙極者，甥女算其火光所射之地，正是糧草房；稍移一度，便是火藥局。城中無故火藥自炸，糧草自燒，賊軍必然驚亂。乘其驚亂，一攻而破矣。」

希真大喜，便請雲龍、慧娘少留一日。當夜升帳，分派將官兵馬：祝萬年領六千人馬攻北門；樂廷玉、來廷芳領六千人馬攻南門；召忻、高梁領六千人馬攻西門；主帥親帶陳麗卿、婁熊、花紹、金莊領八千人馬攻東門。查得新泰西北有清江渡一區，宋江如失城逃出，必奔泰安，此路必經之所，便派真祥麟、范成龍、唐猛領兵四千人前往埋伏；又派史谷恭前去司掌瞭望信號

之事。其餘老弱帶傷之兵，均著看守望蒙山，即請雲龍督領，並護從劉慧娘在東高峰上審候時刻，安置火鏡。分派已定，眾將紛紛領令而去。個個摩拳擦掌，只等明日已初三刻，便要一齊動手。

且說宋江在新泰城中，日日提心守禦，真是目不交睫，衣不解帶。所幸城中錢糧器械，通盤計算，還可支持一年，略為放心。不料這一日宋江正在東門，看見希真全隊人馬早已圍住各門。宋江全神照應外面，忽城中疊次報來，糧草房無故火發。宋江急回頭一看，其時天高日晶，萬里無雲，諸物風燥，只見糧草房中煙燄障天，烈火橫飛。宋江大驚，急令黃信鎮守東門，彈壓軍心，休得驚亂，自己急忙下城，方要查問何人失火，忽見前面震天動地的一個冲天霹靂，房舍屋宇，磚瓦椽木，盡行騰空拔起，黑燄障天，乃是火藥局內數萬斤火藥無故崩炸。城內大驚大亂，人聲鼎沸，只聽得亂哄哄講說，有人親眼看見天上射落一團大火，以致火發。

宋江驚得不知所為，四門官軍早已吶喊登城。魯達、李俊、王良、火萬城率領八百名銳騎，保著宋江，衝突北門而出。正遇著祝氏弟兄率眾攻城，魯達手提禪杖，大吼一聲，當先衝出。李俊保了宋江，緊緊跟了魯達先走。永清、萬年兩騎已攔腰遮來，把王良、火萬城截留城中。萬年挺戟邀鬥王良、火萬城，永清飛也似追宋江去了。萬年與王良、火萬城奮勇廝鬥，正在勝負難分，永清固鬥不過魯達，便撇了宋江轉來助萬年力戰。王良正在捨命苦鬥，不防永清一騎衝到，王良急忙招架，永清已一戟刺入左脅，往外一擺，死於馬下。火萬城大驚，急忙與萬年虛架一戟，勒馬向人叢中便走。萬年驟馬追去，對後心一戟，早已了賬。永清、萬年各取了首級，領兵進城去了。

那南門歐鵬聞城中沸亂，大吃一驚，正欲差人查問，只見奕廷王、樂廷芳已率眾登城。霎時官兵佈滿城上，見有賊兵，即便砍殺。歐鵬知不是頭，欲待逃去，早被廷芳邀住。歐鵬只得轉身廝鬥，不防廷玉已殺到背後，一槍刺入左腿，歐鵬撲翻於地，眾兵急前捆住。廷玉、廷芳便押了歐鵬，領兵進城去了。

那西門穆洪見城中火發，急差人往探宋江，已無消息，召忻、高梁已領兵直到城下。穆洪急忙下城，開城衝出。召忻提鑣攔住穆洪便鬥。鬥不數合，穆洪早已手軟。高梁驟馬追來，穆洪急忙招架。早被高梁看出破綻，便將右手的刀掛了，就勢賣進，輕舒玉臂，將穆洪摘離雕鞍，生擒過來，擲於地上，眾兵急前捆住。賊兵早已殺盡，召忻、高梁便押了穆洪領兵進城去了。

那東門黃信奉宋江命，彈壓軍心。宋江去後，賊中愈亂，軍心愈驚，陳麗卿已當先搶入城上，婁熊、花貂、金莊一齊隨後殺上。黃信不及招呼宋江，急忙逃入城下。花貂、金莊便統兵在城上殺賊，麗卿、婁熊追黃信下城。黃信迎住麗卿巷戰。戰不到□合，麗卿一槍桿敲黃信落馬，婁熊急前縛了黃信。麗卿便開門迎接希真，與花貂、金莊一同領兵進城去了。

再說魯達、李俊保著宋江，從北門逃出重圍，一路馬不停蹄，約計走了一個時辰，卻逃到清江渡。正欲奔到渡口，覓船過渡，誰知早被史谷恭在高阜處看見，便燃起一個號炮。真祥麟從左邊林子殺出，范成龍從右邊林子殺出，大喝：「瞎賊休走！咱們等候已久。」宋江驚得魂飛魄散，魯達、李俊急忙迎敵，不防唐猛已從背後殺來。魯達因保宋江要緊，無心戀戰，輪起禪杖，在重圍中衝出一條路，帶著宋江，一溜煙向小路走了。李俊失了宋江，又與三勇將相遇，如何抵敵得住，只得賣個破綻，抽身跳出圈子，一口氣奔向清江渡，正要赴水逃命。唐猛腳步如飛，早已趕在他前路，當面攔住，背後真祥麟、范成龍兩騎亦到。三人攢住李俊，不由分說，把李俊橫拖倒拽的捆捉了來，與史谷恭一同收兵，回轉新泰城來了。

希真已在城中收合各路兵馬，救滅了餘火，計殺傷賊兵二萬餘人，生擒賊目四員，并賊兵五千餘人，收復了新泰。希真便出榜安民，一面差人到望蒙山迎接雲龍、慧娘入城，深謝慧娘助計破城，設筵慶賀。當日將李俊、穆洪、黃信、歐鵬四人釘入囚車，派隨營幹員解往沂州府，監內收禁了。隨將收復新泰事具折奏聞，一面申報都省。希真在城中妥辦善後諸務。不日雲天彪到來，聞知希真已收復了新泰，甚喜，便入城道賀。希真邀留敘宴，談些事務。天彪因王事緊急，不敢稽留，便別了希真，帶領雲龍、慧娘及各眷屬，赴青州去了。希真住在新泰，不多幾日，都省已委員弁下來。希真交清了事務，率領諸將官軍回景陽鎮去，命真祥麟、范成龍仍回兗州鎮去，召忻、高梁也領兵回蒙陰，靜候朝廷明降。按下慢表。

且說宋江仗著魯達保護，逃回泰安，想起失了新泰，送了许多兄弟，內中死的且自丟開，只有幾個活的現在牢裡受苦，又不能興兵去劫牢救他們，真是束手無策。想到這裡，心內好不悽惶。歇了數日，方才將新泰失守之事，寫了一封書信，差人回梁山報知吳用，並動問近日徐槐情形何如。只因這一問，有分教：外患方興，內憂復發，好一似雪上加霜；人謀已竭，天意難回，真個是水中捉月。畢竟梁山消息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